

四
六
叢
話

四六叢話卷二十四

烏程 孫梅 輯

檄露布十六一

今夫樽俎折衝坐而制勝飛矢走驛禮在則然是以籌筆相資經武有式幕府膺上才之選書生策管記之勤焉夫創禽機振以倏顛破竹刃迎而立解善戰籌不戰之利先人有奪人之心酈生掉舌憑軾下城韓信出奇傳檄略地定筭存節蜀重文園之筆閉關絕使晉資呂相之辭武事而文備先聲而後實非所稱師如時雨令布疾雷者乎兵法

曰明其爲賊敵乃可克漢王賁項以十事隗囂罪
莽以三條此檄之始也閭外懸於千里故插羽以
飛軍中辦於斯須故磨盾立就其發憤驅除則詞
同祝網其招徠歸附則義篤止戈至其誅渠魁暴
首惡秉純剛發犀利文烈崑岡之火氣挾溟漲之
波勁語磔肝腸詆詞窮穢媒孔璋愈頭風之作不
過數語之誅心賓王厲牝晨之詞亦僅兩言之得
意而姦雄覺愧汗之流離武氏轉咨嗟而不輟者
豈虛也哉露布者師出有功捷書送喜者也武布
文沈或擬宵零渥澤匹縑尺版或取衆著明文要

以偃伯靈臺洗兵瀚海作都人之觀聽狀士氣之
飛揚山立總干舞乃成於宿夜戈迴卻景餘可賈
於知方宣前茅後勁之威合小怯大勇之義太師
頒其左律司勳叶夫景風昔左氏之敘城濮蒙馬
以虎皮國策之述田單東刃於牛角史公寫濰水
之戰長河不流范史志昆陽之師猛獸股慄皆汪
洋恣肆不可方物若能資彼奇情助茲壯采豈不
足張吾三軍加人一等乎若干公異作李西平露
布則又數陳事實妙極情文著語不多九重動色
可爲師法耳夫檄與露布六朝不甚區別故文心

合而爲一唐宋以後則檄文在啟行之先露布當克敵之後名實分矣至於敵愾本屬同途故彥和以噉然爲先西山謂少癡無害若達心而懦無乃失辭卽美秀而文猶爲不稱必其胸藏武庫抵十萬之甲兵律中奇音振五聲之金石斯不特推倚馬之才並可繼摩崖之迹爾敘檄露布第十六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

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

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

師元作師武

者也齊桓征楚詰

元作詰

苞

汪本作菁

茅之闕晉厲伐

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

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噉也宣露於外噉然明

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

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尊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

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閭推轂奉辭伐罪非唯

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

元作衝

風所擊

元作繫

氣似櫓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
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
折於咫尺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
新布元作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

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

元脫

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

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疊皦然露骨元作

固孫改又一
本作暴露

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

會移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數尤切並壯筆也凡檄
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彊
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

參兵詐誦詭以馳旨煒燁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
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
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
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
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
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
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
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
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元作煩命資移所以洗濯民
心堅同元作用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

故不重論也

文心雕龍

高宗時諸王鬪雞王勃在沛王府戲爲文檄英王雞帝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卽日竄勃

全唐詩話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劔沙邱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掠烏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穹膺赤帝之眞符當素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

君潛游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
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
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
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
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
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榜一作檝銷燼羽帳
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檝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
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耳目記

永昌陵卜吉司天監相地形勢謂太祖之後當再有天
下靖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郡中剽竊此說至

是適天下大亂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爲盟以
倖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歷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
六葉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濟大河惶懼歸命奉表勸
進高宗羅致元帥幕亟欲大用會與大將辛道宗爭功
宗得其檄文進之究治得情高宗不欲暴其事以他罪
竄子崧於嶺外

揮塵餘話

大兵渡江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
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
十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

負天下不念元溫羣從尙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
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
皇后七裘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沖質在人情猶知恤
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
臣亦有江湖豪傑其合倡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
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
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尙永堅於盟誓
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三朝野史

世皇下江南檄枚舉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其不
誠服者歟其文曰宅中圖大天開一統之期自北而南

雷動六師之衆堪嗟此宋信任非人處之師相之尊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眞兇悖之賈充謀及乃心效姦雄之曹操不學無識舞術弄權誇濟黃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績承君之寵如彼其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惜官爵以摠寶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土田而無地可耕變關會而物價騰踊藉鄙猥者伴食於廟堂任反側者失兵於邊徼恬視雷星之召異罔聞水火之降災滿朝皆其私人用將因其重賂用自札而破世守之法曲丹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天命將革而未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玉之珍弗顧母死奪制以貪

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以己峻功碩德而自比於周公欺人寡婦孤兒反不如於石勒深懷禍慝自肆姦邪合正兩觀之誅可紓百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聰明知睿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莫殺而混海宇振兵略地隨所向而宣皇威一戰乘勝而渡江諸將列降而獻土厥角稽首迎我前茅後實先聲易如破竹昭茲天順人信之助成我風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寧蘇人民而鎮撫恩寬幼主以下罪止元惡之身自今檄到應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賞外仍其官職謹檄

輟耕錄

東魏檄梁云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

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爲
君王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
帝歸 困學紀聞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于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

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
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上

武后見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
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乎李襲吉爲李克用
與梁書朱全忠讀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
踐蹂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
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

存輔車之勢三鎮凜凜不敢結連封敖傷居爾體痛在
朕躬將士爲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
猶覺寮雜記

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祗謁
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
是傅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
爲墟宮廟隳頓鍾簾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詔曰幽青
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
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
渤海波濤不驚信爲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

宿明潤北岳醫闍鬼神受職子固亦淵源於此耳世閒
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
當反累正氣爲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
遠爲貴耳

寓簡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
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柂斲冰積雪自齊梁
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王勃宴滕王閣序一
篇皆然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
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鐘鳴
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舳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

迴興盡悲來宇宙盈虛邱墟已矣之類是也于公異破
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臥鼓
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布
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驅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踣一作
跡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鬪雷
馳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
容齋續筆

案公異蘇州吳人擢進士第李晟表爲掌書記

檄軍書也祭公謀父所謂威責之令文告之辭東萊先
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鄭子

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使詹伯

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國時張儀

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見魯仲連爲書約矢遺燕將秦尉

而千里定韓信曰漢有羽檄顏師古曰檄以木簡爲書

三秦可傳檄而定長尺二寸有急加鳥羽示

速也急就篇注檄以木爲之長二尺說自相如之後檄

文亦云二尺書李左車曰奉咫尺之書書見於史策者不可勝紀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

用枚臯謂其爲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

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倪正父擬晉奮威將軍豫州刺

史論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爲得體如東萊漢使

諭蒞車諸國是也

釋文曰檄激也文心雕龍曰檄數也

宣布於外皦然明白

辭學指南

冊府元龜序曰暴揚過惡張皇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
謀沮壞論去就之理陳逆順之狀俾知改圖易轍轉禍
爲福誕告士民使知不得已而用兵非無名而黷武

同上

西山先生曰檄露布乃軍中文字檄貴鋪陳利害感動

人意

同上

所業檄題欲出唐大將軍河南招慰使傅州縣檄出題
出夏侯端傳乃高祖創業之初非因兵興盜起稍覺氣
象佳但所疑者一慰字耳漢以前無檄六朝以前未
有露布編題之初須要知此漢檄不須四六如司馬相

如諭蜀檄之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

晉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伐蜀檄之類

隋唐以來方用四六如祖君彥駱賓王檄鄭畋移檄藩鎮

同上

唐李商隱檄劉稹曰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喪
貝躋陵飛走之期旣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盧汝
弼檄李克用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板蕩祖君彥
檄洛州云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
王未若陳平從漢

同上

袁豹伐蜀檄當全蜀之強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
庸焚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
威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

盧循強如容超凌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
汎鐵馬千羣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全雉左里之
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
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 同上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
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尙 一作武文采者

則甘露沈重 侯鯖錄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
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
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

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
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
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
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
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敵擒斬不
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
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容齋四筆

西山先生曰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麤無害不然則與賀
勝捷表無異矣

辭學指南

露布之名始於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皆
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有
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李雲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
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漢建興五年
春伐魏詔曰丞相其露布天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
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
上名爲露布自此始也任城王勰曰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王肅獲賊
二三皆爲露布韓顯宗有高叟長縑虛張功捷之譏孝
文稱傅脩期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爲露布杜
弼卽書絹不起草唐制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

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東朝堂中書令宣布

隋開皇中

撰宜露布禮

張昌齡爲峴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

于公異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曰臣旣肅清宮

禁祇奉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德宗咨嘆焉

薛收爲露布或

馬上占辭封常清于幕下潛作捷布

東晉未有露布隆興初以晉破苻堅

命題似有可疑然文章緣起曰漢賈逵爲馬超伐曹操

作而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及破賊作露

布隋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令袁

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則魏晉已有之

露考

宋書云楊文德建露版馳告朝廷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宋朝王

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此擬題之始歟

同上

柳子厚平黃賊牒云證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
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

同上

李充曰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矜壯則軍容弱

同上

談苑云徐鍇嗜學該博仕江左領集賢學士嘗學注李
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
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
獨恨不知灰釘事及觀後漢杜篤論都賦云營一作康
居灰珍奇椎鳴鏞釘鹿蠡商隱之雕篆如此又藝苑雌

黃云子考之南史陳本紀云祇曾震懼遽請灰釘此語
又在商隱之前矣

耳目記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鄭清之當國以游士多無檢束
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植黨叩閣風俗寢壞遂行諸
州縣各試於學趙京尹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乃爲檄
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
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
立法廣學校以儲才非惟銜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漢
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
斐斐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

思粉骨何恨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陽城之去實爲
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
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
李斯尙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
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
溫飽可勝周粟之差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
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去

齊東野語

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余過劍門卽得武連尉湯君丁
卯檄橐以相示者陳義開偉讀之慨然因惟天下之生
一治一亂葢氣數屈伸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所不能免

也而使斯人猶有所憑依以自立者則以天彝人紀未嘗一日閒斷耳晉侯不安於自裂之服冕更始愧汗於盛陳之郎衛劉仁恭慙於自有之旌節彼盜賊小人懷姦怙亂蓋陷溺之深者其心術猶能時時發見本朝數巨寇其馮阻作昏如益如貝如邕如睦其挾敵以叛如昌如豫如曦莫不有死難反正之臣雖然受任典職者耳而奮自布衣無尺寸之柄而獨以區區之筆舌扶植人心如湯君者豈不益可尙哉

鶴山題跋

會友人游山檄語曰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無

乃貴僞而賤眞耶行樂之眞今日正在我輩春雨旣霽
春風亦和或坐釣鷗邊或行歌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
何肴核杯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
而前

田間書

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尅捷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爲露
布其後相因施行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爲桓溫
作北伐露布見於晉二者俱未爲得漢賈逵爲馬超作
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
漢官儀凡制書皆密封惟赦贈令司徒印露布要有此
也

東齋紀事

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云抔音步侯切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器也郭氏佩觿論杯杯二字云杯奔來切杯勺也抔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衰字駱賓王爲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正用漢史語

藝苑雌黃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於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者魏武奏事云

有警急輒露版插翼是也宋時沈瑛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與瑛全城使自上露版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

封氏聞見記

李凝古給事中損之子冲幼聰敏絕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迎風

野客叢書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徹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

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
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
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
也

北夢瑣言

四六叢話卷二十五

烏程 孫梅 輯

祭誄十七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俛仰而忽爲陳迹瞻顧而邈若山河雖達人高致怛化渾忘烈士壯懷憑生曷貴而脫驂舊館至人出涕於一哀化鶴歸來仙客含悲于千載太上未免有情凡民詎能自己是以素車白馬言愴元伯之魂斗酒隻雞來副橋公之約作驢鳴而慷慨斲蠅翼以低徊竝各抒寫性靈感傷物故喪則有輓奠則有文其來舊矣原夫送

終崇盡飾之文知死有致哀之道祖廷包奠命宗
祝以陳書孟酒豚肩布几筵而肅告撰儀於喪服
雜記而務極其褻選言于大招招魂而稍從其質
蓋作者多端而厥體宜辨牛羊踐隴痛可作于九
原臺榭凝塵悵餘情于宿草弔古者原本論世而
趣屬撫懷傷逝者美在言情而功多敘事南遷弔
屈賈傳以之擬騷豐屋弔莊嵇生以之慢世士季
之辭諸葛令禁樵蘇義山之祭伏波功除旱魃此
弔古者所爲一往而情深也至若泉臺玉樹畚鍤
青山孺子束芻羊曇尺箠安仁遺挂子敬亡琴饗

風虐雪之辰青楓白楊之路或神傷而立骨或死
別而吞聲代三踊以短章寫九迴于半幅連篇盈
其瑰泣積字溢其鮫珠此傷逝者所爲長歌以當
哭也夫工拙異方淺深殊致至于入妙往往動人
嘗深論之雍門之琴隣家之笛非情之至曷與共
感寂然悵知音之遙淒然增伉儷之重非文之至
曷稱其情情不欲極歛之而逾深文不欲肆蓄之
而彌厚有體存焉耳魏晉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
醊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綺密尤工李文麗而
情之惻愴自見令嫺祭夫文僅二百字莊雅之神

長于哀怨矣昌黎祭十二郎文思緒繁亂真摯之情不事文采矣設文不及潘情不如李體遜劉媛真愧韓公索莫寡神闌單失力恐荀文若之風流僅堪借面杜子春之曲調未足移情也傳云臨喪能諫古者尤重諫文馬汧督陶徵士二首可爲準則後人飾終其大者託之行狀碑誌其細者見於哀輓祭文厥風邈矣敘祭諫第十七

周世盛德有銘諫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諫諫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諫未被于士又賤不諫貴幼不諫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諫

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邱始及于士逮
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懋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
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
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
摯疑成篇有脫安有累德述尊而濶略四句乎杜篤之

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

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

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因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

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御覽作麗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

聲者也至如崔駟誄趙劉陶誄黃竝得憲章工在簡要

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
若夫殷臣誄湯追褒元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
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
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一作

惑從御覽改

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

元作功謝改

矣詳夫

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
人也曖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
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
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
楹事止元作正麗牲未勒勲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

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祖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
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
陳郭二文詞一作句從御覽改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

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
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
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
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
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
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
寶碑文因器立名事光當作先於誄是以勒石讚勲者入

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諫之區焉

文心雕龍

劉惔傳孫綽爲之諫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

晉書

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悝悝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詞甚愴悽悝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

閣筆

南史

李華傳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時謂不及蕭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已成汗爲古書雜置梵書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唐書

李道昌唐大歷十三年爲蘇州觀察使一日郡城外虎邱山有鬼題詩二首云云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准勅令致祭道昌爲文曰嗚呼萬古邱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爛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莫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垂楊黃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氏寧辨賢良嗚呼哀哉歎昔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怨兮淚霑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題於

石上曰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昧處山北兩
孤墳後於山寺之北果有二墳極高大荆榛藜茂詢諸
耆老竟不知何姓氏

全唐詩話

陸龜蒙卒顏堯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不碎潭下
月拭不滅玉上塵

撫言

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
誼謫長沙事蓋自况也復作神廟挽詞云病

一作別

馬空

嘶櫪枯葵

一作英

已怯

一作泣

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

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
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

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許彥周詩話

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彷彿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
茫徒挂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爲中的

茗溪漁隱

叢話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歎龐翁之
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四六

談塵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甌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
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蓋不免類俳陳止齋亦以
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蓋不免科舉氣余觀昌黎

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邪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林下偶談

嘉定間宇文紹節爲樞密臥病王醫師涇投藥而斃宰執往祭之命南宮舍人李師普爲文末句曰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日新寫至此執白衛王曰旣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已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密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人不當素以爲弱也

衛王是其說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勵蓋吏胥亦有識
義理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容齋隨筆所載一事
亦然 癸辛雜識

夏文莊初諡文正劉原父持以爲不可至曰天下謂竦
邪而陛下諡之正遂改今諡竦乎京作祭文乃曰惟公
溫厚粹深天與其正蓋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人不與
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詆之甚
力目爲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石介尚在
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其言亦有
自來歐公作王洙原叔參政墓誌曰夏竦卒天子以東

宮恩賜諡文獻洙爲知制誥封還曰此僖祖諡也於是
太常更諡文莊與他書異

老學菴筆記

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
吏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書云三陽
旣至庶草將滋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
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
當有怒者傍有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盤洲祭勾芒
神文曰天子命我盡牧南海之民農人告余將有西疇
之事念銅虎謹班春之職出土牛示嗣歲之期此當是
帥廣時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語瓌妙似之

四六

餘話

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也古兵法
擇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
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

野客叢書

東坡作鍾子翼哀詞用四字七字爲句崆峒摩天章貢
漱石致兩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
如瞽無相何佺佺王文考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巋穹
崇紛厖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

猗覺寮雜記

韓退之文章上繼班馬蓋不待言然當時亦有異論平
淮碑遂至磨仆此憲宗迫於諸將之意爾至皇甫湜乃

謂退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澁學退之不知退之未嘗爲無用之文也況不親炙之者乎羅池廟碑卓絕古今舊史乃曰南人好巫退之遂實其傳此文之紕繆者然後世何嘗以此等之言爲信青蠅之矢變亂白黑何益哉劉夢得氣高不伏人祭退之文極言稱贊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皆實錄也

同上

慶元六年朱文公終於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

聞於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
公游僅以文祭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
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忘庶其歆饗僅
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

四朝聞見錄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瀾奔放豈區區束縛于隄防者
而作徐君歆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四六效唐
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爲戲耶

梁溪漫志

梁簡文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憇之家久記元錄之歲華
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申
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

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

困學記聞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同上

東坡祭范蜀公文跋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攻媿集

隱逸傳張愈六召不應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

烈氛氲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爲今世亦有其人其人
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
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
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
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
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
窮真心自得放言遺論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
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洟瀾人誰無死惜
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宋史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

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

韓故作誄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

卧遊錄

邱道護誄道士曇諦曰梨柚薦甘蒲筍爲簋

筍譜

班固作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而潘岳作晉

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

野客叢書

汪季路遠得御製祭土地文藁真蹟寶藏之其文云維
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太上皇帝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
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
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我游湖園乃獲奇松植之
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夭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

風醉吟閒適余情所鍾壅培封植久或力窮鳥鳥外擾
蟻蠹內攻神其勦絕勿使能終精邪竊據盜斧適逢神
其呵逐勿使遺縱常令勁質坐閱隆冬堅踰五柝弱異
雙桐歷千萬年鬱鬱葱葱牲牢旨酒嗣錄汝功尚饗玉
堂雜記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至武德初元宗在成都思九
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
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
贈寶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
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蒼龜永

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
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大

唐新語

朱弁傳弁留金王倫先歸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
獻其辭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
灑冰天帝讀之感泣

宋史

李太尉再貶珠崖先是韋相公執誼薨變於此今珠崖
有韋公山贊皇感其遠謫不還爲文以祭曰維大中
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醴之奠祭於故相國韋公僕
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藉乎賢相德邁臯陶功宣呂尙

文字世推智謀神貺一避讒嫉遠投荒瘴地雖厚兮不
察天其高兮不諒野綴澗蘋思違秬鬯信成禍深業崇
身喪某亦竄跡南甌從公舊邱永泯軒裳之願長爲猿
鶴之愁嘻吁絕域寤寐西周倘知公者惻公非罪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
游嗚呼云云

雲溪友議

崔大雅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文字秉燭視之乃
撰祭牀婆子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舊可據甚以爲窘
忽思周丞相爲翰長來早有朝見使人邀過院中請問
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某人致祭於牀婆子之

神曰汝典司牀簀云云然則牀婆子名字與世俗同而不可改也偶子舍舉子見幕媪行此禮因記之

聞話錄

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尙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爲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爲文祭之云金距絳裳何意朱紫乘軒駭散纏羅鬥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飢則附曰忠自矢謝跡雲端投身禁

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誰似云何委羽
歸魂鷄尾借號有烏來朝無雉漸肯爲儀歷仍輝紀宸
翰灑灑一時大手當爲置筆

楓窗小牘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服客見
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
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
語也

彥周詩話

蔣重珍伯父能禪其亡也重珍祭之以文云不必輕生
前以爲空不必重死後以爲實此語極有味

浩然齋雅

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廌爲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

石門題跋

杜篤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東觀漢記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尊餽之奠尊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

菜尊羹醢膾鱸固秋物而尊不能曉也

墨莊漫錄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得葬尙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尙主之故欲致祭遂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

伯祖殿中侍御史

諱芳字伯存

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卽以

書急召之旣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旣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

陽覽之大喜其文列於左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駿
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
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於貞懿皇后行宮伏
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
贊成陰教載榮史策式播謳謠奄違聖日上仙靈界遐
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尙貴主天人之美鞠
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
限守方鎮不獲陪侍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摧慕伏荷皇
恩眷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
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尙饗

因話錄

蘧嘗一日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
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
年吾無閒也之句冰華丈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
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開文軸甚
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
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在周爲柱下史只

一老聃也

春渚紀聞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
之愈精則造語益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
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

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

漁隱叢話作蓋

將信疑

眇眇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深閨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

臨漢隱居詩話

吉守李彌遜立公祠於郡庠杉溪劉才郡撰奉安祭文
曰陰虹吐氛暫翳圓景斗於星中孤光炯炯洪河潰溢
滔天橫驚屹然中流見此砥柱屬時多艱遠歷中否乾
維坤軸駘梳輕彼蠢蠢而貪生望我兵而風靡堂堂忠
襄鐵石肝腸錫矯矯兮人中之龍其皆屈節於犬羊蹈
九死而不悔豈憚夫凶鋒之與逆銜卒抗憤而玉折激
勞烈以遐彰云云建炎已酉敵騎渡江主將宵遁守輒

屈降敵欲脇公百計俱設書字於紙示以死活公直奮
筆就死不懾敵知志終不可回遂肆殘毒梁壞山摧勁
氣殉徼地裂天開萬身莫贖嗚呼哀哉相彼泰華攬天
獨出烈日秋霜下肅萬物惟公之節冠山跨日奸顛逆
齒生死愧恨忠胸義膽聞風爭奮惟公之功啓迪興運

云云

困學紀聞

寶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
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
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
來知徽州唐輝使林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

罹恨終弗返于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于白柰是時正
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容齋四筆

曹子建作王仲宣諫曰流裔畢萬未嘗稱王厥姓斯氏
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翦漢
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案王粲係畢公高之後畢封於魏
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離翦
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
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爲畢氏裔條分葉失也故新
莽姚之孫以姚嬀陳田王氏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
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爲

子納大原王沉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
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
苗 野客叢書

吳履齋開慶之變再入相言者附賈似道描畫彈劾貶
循州而殂菊巖芙蓉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疎溫公不
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福
豈天奪之我士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
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山房隨筆

廖明略正一爲四六甚工舊見爲安厚卿舉掛功德疏
云梁木其摧嘆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生也

有涯沒而不朽痛兩楹之夢奠圯萬里之長城其祭文
云昊天不惠奪我元老唐安得鑑楚弗觀寶盛德且然
小智寧保先公云明略生平之學熟於高氏小史

四六

談塵

隆祐哀冊徐師川撰云作合泰陵賢而不見荅制政房
闕聖而不可知席大光偶目肯辭其書遂以命趙叔簡

書之

同上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蕭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
詔罷華爲禮部尙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貶華爲

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陷敵圍忍受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南宮明略戡難丹誠徇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邱南浮洞庭寄身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洲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嘗佐儲宮嘗陷絕域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此

史又謂貶華爲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
水國生疾炎洲促齡疑華出爲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
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同也 大唐新語